

上接B3版

(十七)

黄玫瑰也回来了。开着一部崭新的丰田凯美瑞轿车,还带回来两个十六七岁的小男孩。

一进门,便叫俩小孩认了邬树龙。“怀光,这是你爸。”“怀远,这是你龙爸。”两个小孩便有一个叫了“爸”,一个叫了“龙爸”。

“这是怎么回事?”邬树龙问。

“别担心。我只是教他们认个家门罢了,他们不会给你什么负担的。”待坐定,黄玫瑰便将事由细说了一遍。

黄玫瑰回来,主要是想和邬树龙复婚,正式确立夫妻关系,顺便带俩小孩回来认个家门。

当年,黄玫瑰之所以会放弃与邬树龙的那场婚外恋,主要是受到了村民们污辱,以及疯女人伍仟妹的砍杀事件的惊吓所致。她的出走,也是因为邬荣昌扬言不准她在棟花村再出现。远走他乡,外出打工也是出于无奈。

原来,黄玫瑰离开邬树龙两个多月之后,发现已经怀有身孕。后来,在工地上就碰到一个包工头老板,是个文盲,只认得他自己的名字,身上带着一个私章,要签合同时他就以自己的名字及私章为准。这包工头很欣赏黄玫瑰的为人及能干,便叫她留在他的身边帮他打理财务。然后就跟她结了婚又生了一个小孩,所以黄玫瑰一直带着两个小孩。日子过得不好不坏。谁曾料想,前几年,那个包工头竟然意外死亡,那两个小孩就陪伴在她的身边。一个叫怀光,一个叫怀远。

无奈,她只好独自打拼。在最近几年,承包了某大公司的饭堂,攒足了资本,想转行搞民宿旅游业的连锁店,需要有一个帮手,便想起了邬树龙。

黄玫瑰依然是那样风风火火,说话快言快语,走路一阵风。其实,在她的心里,一直都在惦念着邬树龙。他们之间有说不尽的感情纠葛。

黄玫瑰执意要跟邬树龙复婚,但邬树龙坚决不同意,说:“我们俩的婚姻,从一开始就是好的婚姻,再复婚,也是不会有好的结果。”

“我们可以重新开始,今日之婚姻,自有新的意义。”

“可我早已有心上人,做梦都在想着朱欢喜,只是一直未能得到对方的答复。”

“那好,我们一起去拜会她,看她怎么说。”

于是,邬树龙也没办法,便答应带着她一起去看看朱欢喜。他要亲自听到朱欢喜的意见,再做决定。

黄玫瑰说,一言为定。

在朱欢喜的家里,一个老男人在跟朱欢喜说话。

“我知道,是我的错,我不该不听你的劝告,明知道自己有病,还一个人跑到公园里去,不小心摔了跟头,害得要坐轮椅,整天要你扶进扶出。”

“早听我的也不会有事了。我早知道会有今天的结果,所以才会在那时候买下这一套有电梯的小区房,要不然,像现在这样,怎么来天天推你上下楼。”

“还好意思说,我做市局局长那阵,有钱又有权,要什么没有?可你就是不听我的,偏要整天与那跳舞的混在一起,还出国旅游,闹什么绯闻,弄得名声那么难听。啊,那男的现在死了,你就回来了。我现在又这样子,我想带你出国走走,也是走不了了。”

“谁叫你退下来后又中风,好了一阵子,又摔了一跤。要不是那几年,我趁着身体好,有大把时间,出去走了走,到现在还不知道外国的月亮有多圆呢?”

“又来了,又来了!”

“还不是,你当局长那阵有多威风,老婆都不理,一天到晚不回家,在家一发脾气,就提个公文包装满烟酒,说去办公室。鬼才知道,你是不是去了狐狸精那里鬼混。现在,你去了看谁会理你,还不是我这个老太婆才不离不弃的。”

忽然,“啪”的一声响,那男的手上的茶杯甩到地上,接着是朱欢喜哭泣的声音。

“又想动手打人了,都走不了,还敢打人。”

“打你是轻的!若不是你在外面口无遮拦到处炫耀,我怎么会把邬飞年盯上?结果倒好,劳燕飞出事,把我都连累了。”

“我认错了还不行吗?我服侍你到老。”

这时门外响起了敲门声。

“朱大姐在家吗?”

“谁呀?”

门开时,朱欢喜见门外站着一男一女两个人。一个是邬树龙,另一个不认识。

“阿龙来了,什么风把你吹来的?”

“这位是玫瑰,我们一起来看你。”

一进门,邬树龙便瞅见了坐在轮椅上的男人。那不正是当年的范家鸿县长吗?怎么变成这样子了?但心里一想,便知道是怎么回事了,忙主动上前去打招呼。

“范县长好!好久不见了。”

“啊,你们是棟花村的。”

“我是邬树龙呀!这位是玫瑰,也是我们村的。”

“嗯。想起来了,当年铁路征地时,有纠纷,是我帮你们处理的。”

“对对对!老领导好记性呀。”

“没错。还有那个叫邬荣昌和邬日苟,他们是父子仨。”

这时,朱欢喜示意那男人:“今天,就不提那些人了吧?”

“我怎么能忘了呢?”

……

一阵沉默,还是朱欢喜打破了尴尬,说:“别光顾着说话,来来来,喝茶喝茶!”

喝过茶,闲谈了一阵,邬树龙、黄玫瑰二人便告辞。出于礼貌,朱欢喜送他们到了门口,还陪着走了那段路。

这时,邬树龙问:“范书记怎么回事?”

“你都看到了,还在明知故问!”

“我是说他现在怎么会是这样子?”

“哎,一言难尽!”在这当儿,朱欢喜便打开了话题。

原来,她和范家鸿的婚姻,是结了离,离了又结,就像两个扯不断的核磁。

范家鸿当初从副县长的位置上调到市局做局长时,他的老部下劳燕飞出了事,据说还是律师邬飞年告发的。因用失察,范家鸿受到降级处分,并提前办理了退休手续。退休后,心情抑郁,急火攻心,导致了中风,好在抢救及时,也花了不少医药费,才恢复到现在这样子。目前的健康状况还算正常,只是一步都不敢离开他,随时都有跌倒的危险。

从朱欢喜的家里出来,邬树龙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酸楚。他压根不知道,也没想到,他日夜夜在追寻的梦中情人朱欢喜,竟然是老领导的家属!而且,即使就在这样的境况下,朱欢喜仍然在细心地呵护着老书记。

原来,曾经的一切梦想,都只不过邬树龙的单相思而已!这不得不使邬树龙对朱欢喜死了那份心。

朱欢喜还谈到,邬飞年现在挺厉害的。原是个职业律师,因行为不端,被吊销了律师执照。后来,搞了个私人律师事务所,为报复官方对他的处罚,收罗狗仔队,收集证据,专门跟踪官方人士的行踪,要挟一些问题官员,从而拿到了很多封口费,每单生意最少一千万元以上,且没有一千万元不放过,以至于范家鸿、劳燕飞等人都受到了陷害。

这时,黄玫瑰也说起一件事。有一段时间,弄得那些当官的草木皆兵,每天下午至晚上,只要发现有邬飞年的人在餐馆门口或酒店出现,皆躲避不及。有一次,她有个朋友想请某个局长吃饭,订好了一席有山珍异禽的晚餐,因发现有邬飞年的人盯梢,马上取消聚会。那朋友只好自己打包回家去吃。

多行不义必自毙。邬飞年最终也受到了法律的制裁,以敲诈勒索罪被判刑入狱。

趁着黄玫瑰去上厕所的空儿,朱欢喜问邬树龙:“你和玫瑰怎么样?”

邬树龙苦笑了一下,说:“你能不能跟我去?我做梦都在想你,心里苦啊!”

“我知道你心里有我,但我怎么跟你去?带着那个半残废的老男人一起跟你去吗?怕不现实吧?”

“我没想到你会是这样的处境。”

“我劝你还是现实点吧。我看玫瑰对你蛮好的呀,你怎么就不知足呢?你要珍惜玫瑰的一片真心呀……”

这时,黄玫瑰返回来了,听到朱欢喜在对邬树龙说自己,忙着湿润泪水打转。他伤心的是,他理想中的爱情,他的梦中情人,在梦境里是那么美好。朝思暮想,那盏淡黄色的明明灭灭的爱情的灯光,陪伴着他熬过了几十年的光阴,到头来,那盏灯火却如打翻在地的玻璃

灯罩,散落一地的玻璃碎片。

在回去的路上,邬树龙慢慢地平复了心情。

一直以来,朱欢喜就像是天上的月亮,而他就像是一条吠犬,面对着天上的月亮,可望而不可即,但总是在他心底里储存着无限的向往。

可今日看到的朱欢喜,着实令他大失所望。

清瘦的身段,一头白发,满脸皱纹,昔日的风姿绰约早已不见了踪影,加上不修边幅的衣裳打扮,已是十足的一个老妇,甫一见面,他就感觉到了心中的失落。哎,岁月无情,风霜似剑,无可奈何!

而朱欢喜也是有自知之明,反而劝他面对现实。看来他们之间,缘分未到啊。

反之,看看陪伴身边的黄玫瑰,胖胖的身材脸色红润,浑身充满活力,正当中年,正是风韵犹存。性格开朗,做事大方蛮有主见,倒是一个贤内助,自己怎么就没有把她放在心上呢?嗯,此次出门之前,他们可是有约定的呀!即是,如果朱欢喜还喜欢他邬树龙,那她就没得说,主动退出。如果朱欢喜没答应,那他就应该听她黄玫瑰的。怪不得刚才黄玫瑰说“你就死了这份心吧”,原来她已看到胜券在握啊!

至傍晚,二人直接就回到了棟花村邬树龙的家里。这天晚上,他们终于同床共枕。一个干柴遇烈火,一个久旱逢甘霖,一番鸾凤和鸣,把二人压抑得太久的性欲宣泄得淋漓尽致。这种如胶似漆的依偎,对他们来说,确实是久违了。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夜晚!一个多么舒畅欢快的良辰美景!

而此时,黄玫瑰的脸上却淌下了两行苍凉的眼泪。

想想她和邬树龙的结合经历了那么多的痛苦,那么多的坎坷曲折!如果说当初她挺身而出为邬树龙解决了征地补偿难题,那是出于公序良俗,只能说是出于一种义气好心。及至跟他走在一块了,也是出于对他的帮忙,发展到两个人互相欣赏才走到一块。想不到却闹得那么大的风波。后来,虽然是两个人未办证,在乡下也算是结婚了,但是那种感觉也是非常平淡的,没有什么激情。在经历了那场恐怖的伍仟妹砍人事件之后,她不得不离开邬树龙而远走他乡。想不到,这一别就是十七八年!

到如今,她虽然经历千辛万苦把小孩养大,与那个包工头有了怀远,但在心里头一直都在记挂着邬树龙!如今那包工头已不在人世,她又与仍然单身一人邬树龙结合在一起,也是顺理成章的事。她知道,邬树龙在心底里还不是很有感情跟她在一起的,直到今天陪她去了朱欢喜之后,他才死了那份心。她付出了那么多,可邬树龙怎么就有点于心不甘呢?

哎,不管那么多了,只要他邬树龙接受就行了。想到此,她又免不了温存地和他依偎在一起。

原来,曾经的一切梦想,都只不过邬树龙的单相思而已!这不得不使邬树龙对朱欢喜死了那份心。

朱欢喜还谈到,邬飞年现在挺厉害的。原是个职业律师,因行为不端,被吊销了律师执照。后来,搞了个私人律师事务所,为报复官方对他的处罚,收罗狗仔队,收集证据,专门跟踪官方人士的行踪,要挟一些问题官员,从而拿到了很多封口费,每单生意最少一千万元以上,且没有一千万元不放过,以至于范家鸿、劳燕飞等人都受到了陷害。

这时,黄玫瑰也说起一件事。有一段时间,弄得那些当官的草木皆兵,每天下午至晚上,只要发现有邬飞年的人在餐馆门口或酒店出现,皆躲避不及。有一次,她有个朋友想请某个局长吃饭,订好了一席有山珍异禽的晚餐,因发现有邬飞年的人盯梢,马上取消聚会。那朋友只好自己打包回家去吃。

多行不义必自毙。邬飞年最终也受到了法律的制裁,以敲诈勒索罪被判刑入狱。

趁着黄玫瑰去上厕所的空儿,朱欢喜问邬树龙:“你和玫瑰怎么样?”

邬树龙苦笑了一下,说:“你能不能跟我去?我做梦都在想你,心里苦啊!”

“我知道你心里有我,但我怎么跟你去?带着那个半残废的老男人一起跟你去吗?怕不现实吧?”

“我没想到你会是这样的处境。”

“我劝你还是现实点吧。我看玫瑰对你蛮好的呀,你怎么就不知足呢?你要珍惜玫瑰的一片真心呀……”

这时,黄玫瑰返回来了,听到朱欢喜在对邬树龙说自己,忙着湿润泪水打转。他伤心的是,他理想中的爱情,他的梦中情人,在梦境里是那么美好。朝思暮想,那盏淡黄色的明明灭灭的爱情的灯光,陪伴着他熬过了几十年的光阴,到头来,那盏灯火却如打翻在地的玻璃

灯罩,散落一地的玻璃碎片。

在回去的路上,邬树龙慢慢地平复了心情。

一直以来,朱欢喜就像是天上的月亮,而他就像是一条吠犬,面对着天上的月亮,可望而不可即,但总是在他心底里储存着无限的向往。

可今日看到的朱欢喜,着实令他大失所望。

清瘦的身段,一头白发,满脸皱纹,昔日的风姿绰约早已不见了踪影,加上不修边幅的衣裳打扮,已是十足的一个老妇,甫一见面,他就感觉到了心中的失落。哎,岁月无情,风霜似剑,无可奈何!

而朱欢喜也是有自知之明,反而劝他面对现实。看来他们之间,缘分未到啊。

邬树龙心里在滴血,眼眶湿润泪水打转。他伤心的是,他理想中的爱情,他的梦中情人,在梦境里是那么美好。朝思暮想,那盏淡黄色的明明灭灭的爱情的灯光,陪伴着他熬过了几十年的光阴,到头来,那盏灯火却如打翻在地的玻璃

灯罩,散落一地的玻璃碎片。顿时飞沙走石,击中石场工棚,造成躲避在屋内的人员受伤。此时,邬日苟刚好开着一辆越野车进了工棚,刚走下车来,便被一块飞来的石头击中头部,倒地昏迷不醒。

从此,邬树龙的采石场,因发生了伤亡事故,被责令关闭,不得继续经营。

(十九)

连日来,本县连遭暴雨袭击,造成局部地区出现道路损毁、断电、通信中断、群众被困等灾情,公安、公路、供电等部门及各方救援力量紧急行动,投入抢险救灾行动。

暴雨中,棟花村发生了泥石流,崩塌的土方把邬荣昌的老屋冲塌了。邬荣昌因惦记老屋里还有一些老古董,便冒险撞了进去。这时,邬树龙刚好在附近,看到那老头有危险,忙也跟着冲进去,拽住他的衣袖,企图将其拉出来。不料又一波更大的塌方袭来,结果,两人被埋在里面。当人们救出他们时,邬荣昌已是气息奄奄,经抢救,倒是缓过气来了。而邬树龙则是腿部受了点外伤,好在没大碍,便一拐一拐的回到家里了。

(二十)

洪灾过后,黄玫瑰和邬树龙,又一次走出山村,闯荡江湖。

他们的新公司开张了,礼花鸣放,彩旗飘扬,迎风招展。夫妻俩身着盛装,春风满面,向前来祝贺的宾客致辞。

怀光怀远哥俩上的寄宿学校,平时都不在身边。每逢周末,邬树龙便随着黄玫瑰来到深山里一个很安静的别墅山庄;黄玫瑰说,我们就在那里颐养天年吧。但是,邬树龙不行,他每天晚上都做梦,梦见村里边很多奇怪的事情。

他梦见,再次回归家乡时,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。新村新面貌,家家户户有新房新车;但奇怪的是,大家有房不住,有车不开,有地不种,年轻人有钱不要到媳妇,老年人有闲却找不到人说话。已经死去多年的长者从儿孙们新筑的坟地里走出来跟他打招呼,更有甚者,还撸起袖子要揍他,责怪他把整个村子搞得乌烟瘴气。

梦中醒来,总是吓得一身冷汗。

虽然黄玫瑰每天也不用他做什么,就是做一个名义上的董事长,给一个名分给他,白天也就去公司看看,没事就在家里躺着,在别墅里做个闲人。而且他自己现在在外面又没有什么基础,去到公司里边也没什么事给他做,他也不知道做什么,心里感觉是吃软饭的,这种感觉很不舒服。

邬树龙虽然是人已走出村外去了,但还是放心不下村里的事情,按捺不住还是要回去看一看。那村庄遭水灾之后破坏得那么厉害,家家户户是否有能力把它恢复起来呢?对现任村主任凌火生的办事能力,他是不太放心的。所以他就按捺不住,最终还是回到了村里。

(二十一)

回到村里,邬树龙看到,灾后重建,村里的变化很大。

欣喜之余,心情却是沉重的。因为,他在村委会的公告栏上看到了村委会张榜的关于本村年度村务经济